

平遥古城东南,深藏着一座古韵悠长的中国传统古村落——朱坑乡喜村。多年来我数度踏入这片土地,每一次造访拍摄,那零落凋敝却又沉淀厚重的历史遗存、陌生又熟悉的乡间面孔与质朴习俗,以及生机盎然的田野树木,总能让我在悠然自得中收获无尽的欢愉。

喜村现存明清古建筑十余处,自去年起,古建修复工程渐次展开。那些曾残垣断壁、碎瓦颓垣的破败景象,而今正徐徐回归往昔的辉煌模样,仿佛重现了这个村落曾经的繁盛光彩。

喜村为晋商毛氏家族的发祥地,拥有多处晋商文化的“活化石”。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“毛家十四院”,包括威严的毛家堡、气派的毛家大宅院、文雅的毛家书院、庄重的毛家祠堂与雅致的毛家花园等,这些建筑错落有致、鳞次栉比,宛如一部立体的晋商文化史书。毛氏家族先祖毛鸿翔曾任日升昌票号二掌柜,其非凡的商业智慧与创新精神为毛家奠定了坚实的财富根基;至其孙毛履泰时,家族事业更臻巅峰,毛家票号的生意版图在全国铺陈开来。

然而,繁华终难永驻。如今,那些雕梁画栋、富丽堂皇的毛家大院,只能在沉默中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。踏入大院,虽修复尚不完整,但青砖灰瓦、飞檐翘角间,古朴与精美的气质已然溢出,处处彰显着曾经的奢华气派。屋舍中庭、花园的装饰华美考究,就连过门石、茅厕、狗洞等细节之处,亦雕琢得一丝不苟,遥想当年毛家生活的奢华,令人不禁神往。

晨光熹微,一缕缕初阳洒在毛家祠堂的青砖灰瓦上,光影交错间,古老的建筑更显庄严肃穆。祠堂是家族荣耀的象征,更是家族理念的凝结。始建于明代的毛家祠堂,虽具体年代已不可考,但明万历三十二年(1604年)的重建记录,仍清晰见证着岁月的流转。这里曾是毛氏族人祭拜祖先传承、家风的圣地,如今则成为晋商文化的重要象征。

毛家书院,原为毛家子弟读书之地。晋商一向重文化教育,经商之余,必为子孙延请名师、设立私塾,以期子孙知书达理、遵规守矩。书院内,阳光透过木窗,斑驳树影摇曳在历经岁月沧桑的破旧书桌上,微风拂过,纸页沙沙作响,似是百年前毛家子弟的朗朗书声穿越时空而来,又似寿镜吾先生微笑着吟诵“将头仰起,摇着,向后面拗过去,拗过去……”

在这片深宅大院间旅拍,感受迥异于他处晋商建筑的别样风情。因在这方庭院中,曾真实存在过那些叱咤风云的晋商身影。

前几天下楼,忽然看见一个老人,我们彼此都认出了对方。他喊了我一声名字,我脱口而出:“根林大爷!”大爷86岁了,腰身依旧如当年一样挺直,只有头顶的白发像风中的芦苇随着秋风摆动着。

看到他,我一下子说不出话,思绪飞回30年前。那时村里吃水是个大问题,家家户户都要去挑水,少说往返也得半公里。扁担压在肩上吱呀作响,每日清晨和黄昏,人们都踩着蜿蜒小路走向水井,身影被扁担压成一弯,弯弯的月亮。

根林大爷那时刚从太谷医疗器械厂退休,老家是新五科村的,所以经常会回老家去转转,目睹了乡亲们吃水困难的情形,眉头紧锁在眉宇之间。为此,他决定为村里引进自来水。此后,他便日日夜跋涉在沟壑山梁之间,四处打听,寻访水源,不知路破了多少双鞋底,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地方。接着,他又一家家去说,一户户去劝,把全



张国柱



身着晋商时期传统服饰,挽起发髻,戴上华美头饰,漫步于深深庭院,耳畔似闻昔日喧嚣,仿若重返商贸繁荣的黄金时代。那一刻,你不再是行色匆匆的游客,而是百年前的晋商少奶奶或少东家,在举手投足间尽展当年神韵。

喜村作为典型的北方汉民族传统村落,除了数量众多的深宅大院,那些神秘难测的古建影壁,依着蜿蜒曲折的青石小巷参差错落,与四周“枯藤老树”相映成趣,构成一幅古老质朴的画卷。

对于旅拍者而言,漫步村中街道,自有一番别样意趣,条条青石小巷,皆在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与如今的宁静。偶遇一位曾与我们合影的老人,数年未见,再次相遇,双方皆满心欢喜,重新合影留念。老人皱纹更深,精气神依旧,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微笑,身旁是四五岁的活泼小孙儿,眼眸灵动,催促着老人让他爬树。

此情此景,恰似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:“黄发垂髫,并怡然自乐。”这般与世无争、宁静祥和的生活气息,怎不令人向往?

喜村人坚守着传统民风民俗。每至春节,社火表演便热闹开场,舞龙、舞狮、高跷、抬阁、旱船等轮番上演,乡村节日氛围浓郁。一次到访时,正逢山西省文联“强基工程”新春特别行动走进喜村,开展“我们的春节·欢乐中国年”文化惠民活动。舞台上,舞蹈、相声、戏剧、魔术等节目精彩纷呈;台下,演员们的生动表演与村民们的热情投入交织,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。



记忆之水

宗永兵

村人松散的心聚拢到一块,大伙儿跟着他干起来。洋镐与铁锹开始在山野间挥动,一锹土,一块石,一段沟渠便缓缓向前延伸。最后,那清亮的水流,终于顺着管道流进了新五科村每一户人家的水缸里。扁担吱呀声,从此在村里绝迹了。

新五科村的水通了,根林大爷并没有停歇,他的目光又投向了邻村岔口村。他重新踏破沟沟坎坎,最终在十几里外一条荒僻的山沟里觅得一眼好泉。于是,他又

一次站在岔口村人面前,话语简单却诚恳、炙热。村民们被他急迫的心点燃了,纷纷拿起工具,跟着他再次开赴远山。

那年我大约十六七岁,也跟着投入这场引水之战。我们使用的不过是铁锹和洋镐,可那时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,二十分钟便能挖出一条合乎标准的沟渠。即使夏日酷热难当,汗水滴进脚下的泥土,瞬间便蒸腾不见。遇到大石挡路,我们也会合力撬动,沟渠塌方,便重新挖过。根林大爷日

在喜村的文化活动中,非遗文化传承格外引人注目。这里保留着诸多传统手工艺,剪纸、刺绣、蒸花馍等尤为出色,活动现场两侧的简易展台上,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工艺品。剪纸图案精美、线条流畅,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;刺绣色彩斑斓、针脚细腻,尽显喜村妇女的灵巧与智慧;花馍更是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,根据用途捏成形态各异的动物模样,蒸熟后憨态可掬,惹人怜爱。

千百年来传承至今的农耕文明,是汉民族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。先秦时期民间传唱的《击壤歌》云: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。”喜村人继承了农耕文明顺应时序、因地制宜、遵循规则、和谐共生的理念,勤劳质朴的他们,让这一理念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。

喜村的红薯远近闻名,它色泽红润质朴,形态各异,散发着香甜气息。在艰难岁月里,红薯曾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口粮,滋养着对甜蜜生活的渴望。如今,生活富足,红薯也从救命粮变成了时代更迭的见证者。

午间餐桌上,主人端上一盘拔丝红薯,瞬间唤醒了我们沉睡的味觉记忆。红薯红里透黄,糖丝晶莹剔透,二者相融,堆成一座小山,熠熠生辉。我们迫不及待地举起筷子,轻轻夹起一块,金黄糖浆拉出长长丝线,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细线,刺激着味蕾。轻咬一口,软糯红薯与甜蜜糖浆交织,这场味觉盛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。

随后,主人拿出当地苹果招待。将苹果贴于脸颊拍个特写,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,把桃花换成圆润苹果,也别有一番意趣。

提及田野,每至秋季,喜村便是一幅金色画卷。庄稼成熟时,田野一片金黄,稻穗低垂,玉米饱满,丰收气息弥漫在空气中。想象着身穿汉服,长发飘飘,漫步在这金黄田野间,远处古朴村落与夕阳相映,仿佛一切都笼罩在灿烂光辉之中。或是换上粗布短衣,肩挎竹篮,晋商大院的大家闺秀瞬间化作农家小院的小家碧玉,甜美可口。

湛蓝天空下,远处山峦若隐若现,起伏线条勾勒出大地轮廓,偶尔几声鸡鸣犬吠,打破宁静,却又平添几分生气。

喜村,宛如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,等待我们用镜头描绘,用心感受。在喜村旅拍,快门按下的一瞬,仿佛定格了时光,将往昔的繁华与沧桑永远留在镜头里。

我们从“看画人”变成“画中人”,见证晋商文化、民俗文化、农耕文化交织出的怡然风光。

日奔走于山野之间,他的身影从这头出现,又在山梁那头隐没。大家看在眼里,心头便有一股清泉涌上心头,没有谁再喊一声苦,抱一声怨,只听见山野间响彻着铁锹与洋镐的碰撞声。

大约经过半年的苦战,清冽的泉水终于顺着水管流进了岔口村的家家家户户。水哗啦啦涌进缸里的那一刻,根林大爷露出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笑容。那水清澈照人,映着一个村庄汗渍斑斑的脸庞,也映着根林大爷沟壑纵横却异常明亮的眼睛。

30年时光如水塔里溢出多余的泉水,如今楼下重逢,大爷腰杆依然笔直。岁月卷走了很多,但这满头霜雪的老者,却如一道不竭的山泉,仍在我记忆深处汩汩流淌。我想,所谓“好人一生平安”,大约就是像根林大爷这样,以一己之诚引活水于大地,于是大地便以深长的岁月回赠雪亮的银发与清亮的眼神。

雨打芭蕉侠气升

周至

栈,相谈甚欢,意气相投,结为知己,建功立业……“风尘三侠”的情节、人物形象深入人心,被后人广为传颂,并以多种文化形式表现,如改编为《红拂记》《虬髯客》等,其题材图案出现在瓷板、书画等,流传甚广。

刘东升工作室挂着“风尘三侠”的画作、书法,摆放着“风尘三侠”的木雕、瓷雕、泥塑等,他逢人必讲风尘三侠的传奇,他为“风尘三侠”办过展览,写过多篇文章,不遗余力宣扬义气三侠与家乡灵石的关系,那段湮灭在历史尘埃的故事,在他的努力下,一点点被大众了解和熟知。

2025年7月,《火花》杂志刊载了刘东升中篇小说《风尘三侠奔灵石》,他用艺术的手法和生动的表达,再次诠释了“风尘三侠”的侠义之气,更将故乡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功绩为人所知,宣之于口。

为了讲好这段千古传奇,刘东升花了10年时间整理构思,光草稿本就用了好几个,他沉浸在这个故事中无法自拔。自古乱世出英雄,侠义真豪杰,他尽其所能搜集藏品、挖掘史料,不断还原和连缀这段传奇。翻开史书“机缘”二字,

通过精确测量,我的菜地共计33㎡,按农村亩制折算,正好五厘地。能在高楼林立、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拥有这么一块私人小菜地,实在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。

有人说,农耕文明始于垦荒。不错,不论是万顷良田,还是沃野千里,起始都是一镰一锄开拓而来。我修田种菜,首先图的是触手可及的收获,其次是打发下班后的无聊时光,还能锻炼身体。

开垦这33㎡菜地并不容易,我像宝贝一样侍弄它,倾注了大量心血。我的菜地坚决不用化肥和农药,肥料是从农村羊圈里拉回来的羊粪,种子是专程去省农科院买来的优质种子。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往菜地跑,周末和假期更是整天“泡”在地里。我把这33㎡菜地分成若干小块,种上了各式蔬菜:黄瓜、茄子、西红柿、菠菜、油菜、卷心菜……凡市场常见品种,我几乎都试种了一遍。买种子、购秧苗、选农家肥、铺地膜、插架杆,需要什么就添什么,早已不去计较投入与产出是否成正比。

春天最是忙碌。蔬菜栽种方式和生长期各不相同,有的要撒种,有的需移苗。从撒下种子的那一刻,它们就成了我的牵挂。浇水、松土、除草、插架,我每天要来“打卡”好几回,有时干脆蹲在地垄上看,一看就是大半天,仿佛能听见菜苗钻出土壤的声音,看着种子萌芽、子叶由黄转绿、幼苗一天天抽高,在雨露滋润与春风吹拂中快乐生长。

到了夏天,园中蔬菜竞相生长,更是成了我难以割舍的牵挂。每天起床第一件事,就是跑到园子里,围着这33㎡菜地转来转去,用目光抚摸每一株翠绿,用鼻子轻嗅每一缕清香。每一棵苗、每一串果、每一片叶、每一朵花,我都要细细端详几遍。小菜园美极了,茂盛鲜嫩的叶子把地遮得严严实实,韭菜吐芽,菠菜努嘴,黄瓜爬蔓,豆角破土,一派朝气蓬勃、绿意流淌的景象。青菜、卷心菜、油麦菜,被晨露洗得油光锃亮;西红柿泛红,黄瓜挂架,在人手棚架上随风轻摇;白生生的菜花仰起圆脸,迎着朝阳眯眯笑。人们常说绿色养眼,而我却觉得,绿色更养心。

秋天,是收获的时节。我的“大杂烩”菜园迎来了全面的成熟,西红柿像一盏盏红灯笼,扁豆似一只只兔耳朵,黄瓜翠绿顶花带刺,豆角在绿荫间垂下修长的身影。彩椒如同调色盘上的颜料,为菜园添上一抹绚烂;茄子紫得透亮,白萝卜个子特别大。小菜园硕果累累,自家根本吃不完,于是邻居、朋友也都分享到了这份新鲜。

冬天,北风呼啸,万物凋零,大地枯荒。而我的33㎡菜地并未沉寂,我又种上了耐寒过冬的菠菜、小葱、香菜。于是这片小菜园依旧绿意盎然、生机不减,点缀着苍凉季节中的大地。

在钢筋水泥构筑的“楼林”之间,能拥有这么一块绿洲,堪称现实中的“世外桃源”。当然,若说种菜仅仅是为收获,其实并不完全。从经济账上算,种菜的开支早已超过买菜,所付出的辛劳也远大于收成本身。而我种菜,更是为了调节,是工作之外的放松。

快乐是一种境界,幸福是一种追求。这33㎡的菜园,我日日予它照料,它年年报我以春光。我绕园低徊,流连忘返,而它回馈我以生活的朝气。我知道,它是我亲手浇灌的春天,它许诺我在夏天收获,在秋天积攒希望,在冬天储备温暖。而它,也必将在下一个春天如约归来,释放爱意,绽放芬芳,结出丰硕的果实。

比比皆是,所谓命数大抵就是如此。就是如此巧,三人邂逅于灵石,建功立业于初唐,千年后,刘东升专注家乡文史收藏研究,挖掘出这段传奇。这是一段机缘。

作为研究考证的课题,“风尘三侠”在刘东升的书写和讲述下,越来越为世人所熟知、传颂。韩信岭、韩信庙、三湾口、冷泉关……这些家乡灵石的名胜、关隘,在他笔下,生动活泼起来,山水清晰悠远,历史近在眼前。他说,讲好中国故事,就是要从历史尘埃中发觉闪闪发光的点,经过演绎和还原,让那些蒙尘的人和事熠熠生辉。

古人云,读史可以明智,知古方能鉴今。刘东升读史不忘来时路,赓续地域文化,弘扬民间荟萃,他修志问道,著述文字,数十年如一日,深度推介灵石及周边地域文化,赤诚之心,殊为难得。



《半个伶人》中的小姨,一介村姑,半个伶人,历世事沧桑、经潮起潮落,秉承从艺痴心,沉迷戏梦梦想。一个爱字,便是无限:时间、精力、青春,乃至一生。她的倔强与执着,既是她个人的性格使然,也是晋剧独特魅力的表象。小姨是个体,又是群像,是晋剧爱好者的代表,是时代的缩影,也是晋剧在某个时段兴盛的有力证据。在写作过程中,我将她的命运与晋剧的兴衰交织,通过她个人的经历,折射出晋剧的浮沉命运。从而唤起人们对热爱与坚守的肯定、对文化传承者的敬意,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思考。

我一直认为,细节会让散文有生命质感。我通过细节描写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,呈现画面,比如小姨年轻时在汾河边吊嗓子;晚年在村文化室演唱等。我试图通过这些细腻的生活场景,让读者感受到小姨自身价值体现时的喜悦,以及晋剧的温度和力量。
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热爱的力量,足以让我们在平凡中找到不平凡的意义,在苦痛中得到慰藉,在逼仄的生活缝隙里窥见光亮。热爱,它可抵岁月漫长。

